



# 戲院散場了，再見

## ——記六年的「臺南真善美劇院」

撰文\邱睦容

2024年8月1日晚上十點半，一群人在西門路一幢大樓的騎樓下簇擁著，往來的機車也頻頻投以好奇的目光。通常入夜後的臺南市區，人車減少的速度很快，尤其是非假日，呼應了這裡的商業區性質。但今夜的人群讓氣氛格外不同，沒有太多喧鬧，只有窸窣窸窣的聲響，像是預告有什麼大事要發生——是的，確實有事，但卻不是一件所有人都會注意到的大事件——那是一間戲院的歇業。

「鐵捲門拉上後，明天醒來，生活不會有什麼不同，但卻沒有真善美了。」這是當晚聚集在這邊的人群，許多人放在心底卻沒有說出口的話。

### 戲院的萌生

只開業了不過六年的時間，「臺南真善美劇院」就像一道彗星匆匆劃過，而當初它的出現，也確實如同星叢一樣引人注目。是什麼原因使得真善美得到有別於其他戲院的目光？來自於它所座落的位置。不過在此之前，得先將時光的膠卷，稍微往前倒退一段。

電影是十九世紀末誕生的摩登事物，從西方跨越了海峽而來，跟隨著日本人進入臺灣，而作為全臺最早發展的城市之一，臺南電影的發展史也相當



悠久。最早出現的戲院，是「臺南座」（約1903-1915）與「大黑座」（1905前後），前者位在當時臺南廳的「內新街」（今民生路和西門路交叉口一帶），後者位在「大井頭街」（今民權路），那是府城城牆還未拆除的時期，戲院的位置與繁華的五條港區，以及大西門外的風化區都有著城牆相隔，顯示出戲院選址並非從臺灣人固有的娛樂活動範圍做考量。

那麼，這兩座戲院是為了誰而蓋呢？比對鄰近的地標，會發現它們都在日軍憲屯所、十五憲兵本部、步兵營、旅團司令部等軍事機構的步行範圍之內，

而提供的演出活動，也都是日式演藝節目，此時的戲院，可說是供駐紮日軍娛樂慰安之用。

電影要像今日一樣，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則要到1910年代前後了。

此時期，日本政府開始有計劃地進行「市區改正」（現都市計畫），包含了拆除城牆、疏濬運河、整理交通道路等，這時的臺南不再是被高聳城牆包圍的清代古城，而是有著筆直道路、圓環，相通至市場、政府機關、醫院等設施的現代都市，日本和臺灣商人紛紛在原有的遊廓（性交易特定區）附近設置戲院，包含了「南座」（1908-約1928）、「大舞臺」（1911-1945）、「高松活動寫真會常設館」（1911前後）、「戎座」（1912-1934）、「新泉座」（約1915-1924），凸顯了戲院與特定消費族群的關係。

而時間再晚進一點，因為運河的整治完工，使得末廣町通（今中正路）與西門町通（今西門路）交叉的地段，成為當時最繁盛的十字街區，沿線也隨之出現的三間戲院：「宮古座」（1928-1945年，戰後改為延平戲院）、「世界館」（1930-1945，戰後改為世界戲院）、「戎館」（1934-1961，戰後改為赤崁戲院），則象徵了戲院正式走入了一般百姓的生活，成為新式的娛樂方式之一。

### 延續的電影史

在這些戲院之中，或許是因開業年代最長，並且延伸至戰後，宮古座在臺南人心中，是一個特殊的存在。

開業於1928年，建築樣式參考東京歌舞伎座，內部為日式木造二樓格局，起初為觀眾席為榻榻米，因此被不習慣跪坐看戲的臺灣人戲稱是「艱苦座」（臺語），直到1936年才改造觀眾席增設椅子席。在演出內容上也有所改變，初期以演劇為主，後期隨著帶有聲光效果的映畫越來越受歡迎，逐步增加比例，到1938年已有七到八成是映畫播映，和現代戲院的性質類似。



宮古座（資料來源：維基百科公有領域）。

戰後這棟有著日式建築外觀的宮古座，改稱「延平戲院」，繼續播映著各式電影，在早期電影票價不高的年代，陪伴著許多臺南人的娛樂生活，一直到1977年才拆除建築。

兩年後，這裡改建為有著12層樓的「延平商業大樓」，內部有電影城、商店街、點心城、百貨、出租套房和辦公室，曾和遠東百貨、東帝士百貨齊名<sup>1</sup>，直到1997年百貨和戲院陸續結束營業。

昔日的指標性建築變成閒置大樓，商圈跟著沒落，老臺南看著這樣的景象感到惋惜。也因此，當真善美戲院宣布要進駐，「老戲院要回來了」——這個老戲院可以是老一輩的宮古座，後來的延平戲院、中影電影城，跨世代對於青春的電影回憶在此湧現。

### 21 世紀的臺南真善美

2018年，昔日的西門町四丁目，現在的西門路四段，新世代的電影記憶將在此展開。對於一位非臺南人、只從書面的文史資料認識宮古座的我而言，能以不同形式再次踏入這間傳奇戲院，自然是悸動不已，開幕不久，便與同事相偕看電影。

還記得一走出電梯，看到的是復古的販賣部，賣的爆米花和飲料，不像大型影城般印上影院

logo，只是樸素的用一般紙袋紙杯裝著，還有許多古早味的小包零食，價位也如同路邊非連鎖小商店般親民。在空間設計上也很用心，黃澄澄的燈光打在長長的走道上，一邊是仿日式建築的雨淋板，一邊是貼著電影海報、老招牌、廣告單的公佈欄，沿路則裝飾了老鐵馬、木頭電線竿、石臼、木箱、板凳等，營造出時光隧道的氛圍，大家都表情雀躍地駐足拍照，彷彿見證歷史一刻。

老實說，在真善美看的第一部電影究竟是哪一部，已經不記得了。但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，那是在電影開演前，一位戴著眼鏡斯文模樣的男子拿起麥克風：「歡迎來到真善美戲院，大家可以稍微用力背往後躺一下，我們的座椅跟別人稍微有點不一樣，可以往後躺十五度，讓自己坐得更舒服。」後來才知道，說話的人正是這裡的經理，在戲院開張之初，他就這樣走進一間間放映廳，在一部部電影開演前，只為了向觀眾介紹椅子。

<sup>1</sup> 電影城前後有延平戲院、中影經營，百貨曾有延平、第一、金典、圓典、大千等，出自：〈圓典百貨賣場 捲土重來〉，《聯合報》，2002年1月18日；〈政大書城來了 6 月駐延平大樓〉，《聯合報》，2013年3月19日。



影迷展示票根。

往後的六年，真善美就在這個具意義性的地標，以電影走入了臺南人的生活。真善美以放映藝文電影為主，偶有商業類型的片，但無論是哪一種，都是以能啟發人性的目的來選片。<sup>2</sup>在我開始接觸藝文電影的那幾年，要看到這種電影，大多得等到國賓影城每年一度的「光芒影展」，或是「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」、「南方影展」等，而在真善美出現後，想看的片不一定要等到影展，買票入場就可以。

作為歷史工作者，因為真善美，得以在院線時就看到了許多相對冷門的歷史改編作品，記得描述二戰

前臺灣人至日本沖繩西表島的「西表礦坑」開採煤礦的〈綠色牢籠〉，是在週日晚上看的，原本該是熱門的假日時段，觀眾卻只有兩位，我和另一個人；而以二戰後西伯利亞日本戰俘為背景的〈來自雪國的遺書〉，則是在平日中午，觀眾稀疏，但注意到了兩個

---

2 〈傳遞電影真善美的堅持：專訪臺南真善美戲院廖介山經理〉，「臺南市音像文化發展協會」網站，網址：<https://www.animedu.org.tw/235603537025991-20659369583865124433304952189232654303402253325345.html>，瀏覽日期：20240901。

滿頭白髮的老先生，在燈亮散場時抹著眼淚。鬼才導演魏斯安德森的每一部作品：〈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〉、〈犬之島〉、〈法蘭西特派週報〉、〈小行星城〉不曾錯過，當然也有〈神人之家〉、〈悲情城市〉等跨世代來自臺灣導演的作品。

### 真善美，再見

沒有想過這樣的日常會有結束的一天。2024年，看到了真善美戲院宣布歇業的消息。

提前一個月的公告，讓許多影迷紛紛回籠，只為了再看最後一眼。這個月戲院又迎來了往常未有的熱鬧，彷彿她剛風光開幕的那陣子，每個人都用了自己的方式，和這座戲院道別，有影迷包場，也有人帶著了這六年來看過的電影票根，自己選了一張桌子展示。最後一個營業日，通道上擠滿了人潮，爆米花甚至來不及製作，必須在電影結束後才能拿給觀眾。

在我看的最後一場電影〈不死戀人〉播映前，有一個人影拿著麥克風，走進了影廳。「有沒有第一次來的觀眾朋友？」經理笑笑地詢問，開始了熟悉的椅子介紹。依著建議，把背稍微往後壓，椅背傾斜了，下

最後一場電影開演前，廖經理致詞。

方的坐墊跟著往前，變成舒適的沙發，一邊聽著經理感性的致詞，接著燈暗，最後一場電影開始了。

晚上9點53分，〈不死戀人〉播畢，真善美也結束了她的任務。影迷們魚貫下樓，自主地聚集在一樓大門前，拿著民眾獻花的廖經理，把前員工、現任員工都找來，一起在售票口前的階梯，和所有人一同見證招牌熄燈、鐵捲門拉下。

這裡不會再有真善美，而未來是否還會出現類似性質的戲院也未可知。只能鄭重地謝謝真善美，過去六年帶來有哭有笑的每一刻。

戲院散場了。



經理熄燈前致詞。



不會再打開的售票口。



鐵捲門拉下。

參考資料

1. 〈臺南市的案例〉，「臺灣老戲院文史地圖網站（1895-1945）」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map.net.tw/theater/distribution/c/>，瀏覽日期：20240822。
2. 厲復平，〈宮古座〉，《府城·戲影·寫真：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》，臺北：秀威資訊，2017。